



薪齋三集卷之八

黃家舒漢臣評



錫山呂陽全五著

兄自咸誠之閣

文疏

募修水口 關聖祠疏

鄂城有黃鵠大觀諸山古神仙佚遊處也其間因山作廟。瀦水為祠。不可更僕數。獨水口關聖祠承山澗之諸流為沙湖之寶筏。靈爽尤著。歷今千餘年。鐘

虞邁邁宮觀奕奕蓋壽亭侯之遺澤遠矣然而烟火  
所聚不免摧殘薪木之傷於今爲甚住持僧明珍悲  
而欲葺之將乞金檀越而請序于予予惟石鏡亭邊  
詩題呂字而去故至今遺棗如瓜子凡種也不能植  
回道人○之○棗○而○竊○欲○獻○桑○門○氏○之○瓜○敢○亦○書○呂○字○其  
首○以○勸○夫○楚○之○爲○檀○越○者

漢臣云想落天外  
誠之云清官勸檀越冊標回衛人真佳話也

### 勸修雪浪菴疏

雪浪菴余不知其何自而菴也具區之濱橫山之巔

有精廬焉覘其下湖水晶瑩灩灩然湫湫然風擊之  
而怒則浪涌如雪同雲飛空銀濤潰洩不知秋溼之  
已冬而滕六之驅燭龍也則雪涌如浪宜其以勝名  
耳余竊怪其間清齋如雪盂水無波闍黎不數人而  
擾擾晨鍾不之廢何以故豈有送食之雲居遊莊之  
普願存乎輪初上人之孫一語語人曰松根滿苔石  
盡日閉禪關菴得母已陋耶况鳥鼠侵牟之謂何也  
或告之曰如來四十八願請修之以勸須達長者何  
如余曰唯唯否語大則如來之四十八願猶爲未

全五三集  
足語小則吾儕之一願二願可矣而又多乎哉雪取  
潔浪取白無侈心也求者無侈心施者亦無侈心修  
其一願二願而四十八願已足與雲居之送食普願  
之遊莊何以異

漢臣云非浪非雪亦浪亦雪正如東坡在黃州江  
邊築雪堂時濤聲雲影隱現筆端  
誠之云雪涌如浪伴色揣稱所未及也文致似之

### 滁州黃連舖施茶亭疏

吾聞琅琊之山有釀泉諸名公飲其流而醉者頗多  
故歐陽子謂之醉鄉未聞其以茶也茶產于吾郡之

唐貢山泉出于吾邑之西神山而筐提甕汲幾徧天  
下則知茶者泉之釀也歐陽子釀于泉之上而瑯琊  
以醉鄉名使其茶于釀泉之上而釀泉不以茶醉名  
乎蓋釀之性狂茶之性淫皆醉心之物故歐陽子作  
醒心亭為收視返聽之所滁之法華菴僧照宗者醒  
心者也悲其里人之馳形奔神走修塗干暘日不之  
止也作亭于菴之右而飲之曰茶亭且病其菴之日  
久月圯將弗亭也命其徒智念募金于大眾而修之  
余憫而為之勸亦醒心之說也然而歐之醒心也以

釀余之醒心也。以茶則謂之茶醉焉。猶第二義也。夫漢臣云冷然獨絕。劉參軍陸處士遇之。皆當把臂入林。誠之云小疏豎義甚精。不肯輕下一語。

題

題春培侄虞山瑞芝圖

芝數莖不易生。含孝笋作松貞。五色現三光。并非天姥胡為萌。非四皓胡為榮。風淅瀝。雨琮琤。雲靉靄。月孤清。芝數莖不易生。為春培藥草楹。烏目下服山精。八十母如芝。英六十婦如芝。瑩十二兒如芝。擎紫為

蓋碧為棚。茹貝葉吐琪瑛。羅鳳鳥宿鷓鴣。山有榛隰有苓。不如芝。我之禎投我桃。報我瓊不如芝。生有情。

漢臣云離離擘擘如在良嘗山下誠之云輪囷秀粲

題李公瞻冊葉

岐黃家皆古名族。以聰秀知理。溫良潔儉者為之賓。李氏以來二十六世。皆其德芬。更南渡。歷荆榛。衍箕裘。如一身濟濟。然擇術之能仁。抑軒軒。然吾道之不羣。

漢臣云純以結構勝。又妙在不露筋骨。誠之云筆法似學昌黎。

跋

葉九來花信詩跋

葉子之爲詩也。不知其以何花。有此信。亦不知其以何信。味此花也。譬之於古。花信其靈藥也。葉子其玉杵也。有玉杵而靈藥可詩也。花信其羽衣也。葉子其雲馭也。有雲馭而羽衣可詩也。然此猶漂渺封姨。若存若亾之事也。今有沉香甫屑而百琲旋來。絲帳纔陳而綃衣陡合。如葉子之爲花信詩者。以其淫文放發譏之。逸之。豈知杜若蘭香。作者代出。集西施徵舒。

陽文段干吳娃閭媿傳子之徒。而爲詩古之人。猶將採焉。况乎寫其辭者。不必淫其志。揚其遇者。不必蕩其懷。樂天之於櫻桃。退之之於柳枝。且有然矣。而欲禁葉子之不詩。必也櫻桃寡媚。楊柳亡姿。下邳以此貶其賢。昌黎以此排其正也。天之所媾。誰能離之。葉子之爲花信。天也。非封姨也。如以封姨而已。則二十四番紛紛霏霏焉。有如此之一德一心。崢嶸金石者乎。故聚西施徵舒。陽文段干之屬。而爲詩猶浮華也。此則其發乎情。止乎理義者也。

漢臣云曲終奏雅一筆不苟此等源流自楚詞漢賦中來誠之云此儼匪夷所思

張處士詩跋

也菴

王次仲以仙術化大鳥祖龍召之至再乃以三大翻墮與使者為落翻山而去也菴之三筆勾其即三落翻之義乎筆已勾矣何為乎而有石公山詩曰此中條隱者喫水之遺意也隱者嘗乘白驢往來汾晉間休則疊之如紙置箱中乘則以水喫之復成驢已今也菴衣幅巾穿芒鞋往來巖谷間醉則為三筆勾而

醒則復為石公詩矣吾鳥知次仲之大鳥非即其白驢而也菴之石公山非即其落翻山乎不然何以醒則為之而醉則勾之耶

漢臣云有味外味誠之云諱得入妙

寒山寺天與上人手卷跋

昔寒山子隱國清寺中冠樺皮之冠與拾得為猿臂交善笑故俗摹其狀皆笑吾吳楓江之寒山寺有寒山拾得像頤頰尤粲然不啻口出相傳為寒山子之手勑云萬曆年間寺且燬僧西流者力成之殿閣歸

然魯靈光而於寒山子之願頰摹泐尤謹識者以為  
 是佛笑非人笑矣先輩有好鑄佛者鑄罷輒毀三年  
 不就工將行童子詒之曰得無似人面乎其人大悟  
 一夕而佛容成蓋狀佛則欲其似佛也而狀佛之笑  
 則欲其似人也甚矣悟之一言難學也西流晚年精  
 修六度幾乎大悟一時士大夫傳述其丰采微獨人  
 見之笑佛見之亦笑西公亾後佛且悲矣坐禪坐悟  
 之指既不講於今日而又以寒山寺與楓江市近僧  
 人習之多市氣飲冬酒茹春菜以似寒山子之殘食  
 菜滓其可得乎或叫噪凌人或望空呵罵與寒山子  
 之呵罵則同而與寒山之撫掌笑則不同矣嗚呼同  
 其罵不同其笑此佛之所以悲也惟天與上人續西  
 公之業六時經行不長坐亦不散不一食亦不沓  
 食與人交悒悒然似有大樂者學者呼為一味禪西  
 公其不死矣西公不死而寒山於是乎為佛笑復為  
 人笑矣蓋本來清真原無煩惱楓江之寒山寺即天  
 台之國清寺也

漢臣云捧喝交下直是為諸比丘現身說法  
 誠之云筆歌墨舞行文有此樂境



書錢礎日遊燕楚二記後

梁簡文遊華林園曰會心處不在遠。倏然林木便有  
 濠濮間想。錢子遊燕遊南楚中。經趙魏陳鄭三河七  
 澤之區。視濠濮不已多乎。而錢子雅志囂囂。放眼湖  
 山。隨車指點。會心處復不在近。何也。酈道元高陽而  
 江南水經。非道元不注。歐陽耒叔廬陵。而洛中牡丹  
 非耒叔不譜。豈非以其身履之。目辨之。始悉耶。如錢  
 子裹足勾吳。不遐覽金臺之故址。不遠窺黃鶴之僊  
 踪。亦何緣問河津。陟衡霍。而譜數千里風土人物之  
 盛哉。然則二記之成。非偶也。天命之傳。檄烟霞平章  
 山水為世外之梁簡文也。

漢臣云老氣橫九州

誠之云礎日山水間作多憑弔古人所謂會心復不在近者此耶

錢君實刊施法華經跋

法華經猶車輪也。大悟人能轉之。出入三天。游行六  
 道。遵五行之康塗。否則為敗轅之牛。見月而喘耳。故  
 六祖有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之喻也。君實錢公  
 於蓮華妙義。參證有年。一旦幡然。以誦法不如施法。

自利還須利它。乃出其金錢。刊大乘經。凡數千卷。傳諸四方。曰吾以之鑿山谿。疏棧道。若佛氏之轉輪也。至問其轉輪者何地。受轉者何人。則六祖言之矣。曰如所有珍寶。盡屬於汝。由汝受用。不作父想。不作子想。亦不作用。想是名持法華經。錢公之施法華。亦若是則已矣。而它又何知焉。

漢臣云。隨說隨掃。不落第二義。誠之云。施經家多為種福。得此文可轉法華。

書

復錢鶴侶書

諱覽來札。褒許過隆。幾乎鄭璞。而周寶矣。余聞之。璞有二。鄭人以玉之未理者為璞。周人以鼠之未腊者為璞。若不佞弟鼠之未腊者也。非玉也。而此諸韓荆州。是鼠也。而璞相之矣。不佞方鏟跡銷聲。修楊子清虛之術。而四方猶有璞名。宜乎其皮相之辱也。足下為文清越。以長為人。溫其如玉。而俛首與滌。含糗衡門。有應瑒飄薄之悲。無蕭朱結綬之樂。豈昔人所云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者乎。予又聞之。駟馬仰秣。伯樂徘徊。焦桐引灰。蔡邕側聽。足下雖懷璧其罪乎。

而。澡。雪。之。者。至。矣。况。乎。吟。嘯。之。奇。出。乎。韓。渥。者。入。乎。溫。李。出。乎。溫。李。者。入。乎。徐。陵。如。蔡。豔。詩。詩。中。之。少。宮。也。秋。宵。迴。文。吟。吟。中。之。變。商。也。而。清。妙。悠。揚。婉。如。秋。瑟。芊。眠。佳。麗。蔚。若。春。花。豈。其。借。翰。於。文。姬。假。手。於。蘇。氏。哉。懸。諸。國。門。彪。如。炳。如。鄭。人。見。之。呼。為。玉。周。人。見。之。目。為。虎。矣。若。夫。楚。子。亾。弓。而。荆。南。有。烏。號。之。戚。齊。人。逸。馬。而。東。野。有。不。釋。之。詞。事。之。偶。也。非。可。與。足。下。較。短。長。也。

漢臣云綺石疎花誠之云是六朝人筆札復不減晉人之儔

與爾嘉長兄書

思親之至。無如守身。守身之至。無如養心。老年養心之法。寡思慮。節煩勞而已。弟愚戇。謹將對症之方。聊誌孔懷之愛。

一曰早間不持咒。持咒所以攝心。不過學佛之一事。吾儒自有正心誠意之學。何用此不急之務。為一曰午間不花齋。吾輩惜福放生。一二魚腥雞鳧。諸卵已足。充口何必多求。既不多求。何用花齋。與老年腸胃。反為格格。

一日夜間不禁酒。酒所以活血養榮疏周身之鬱滯。理宵旦之煩勞。適意三五杯亦不可少。何必苦加禁戒。致暮齡人四筵獨坐。竟無生人之樂。聽此三言。諸病不藥自愈。惟兄察之。

漢臣云是老人切實受用語。誠之云愛兄肝鬲中吐出。翻似老僧拈棒。

復盧澹園大叅索蘄州志

某明竝螢光。才同蠖屈。徒想長卿之賦。不知左氏之書。而欲持雕蟲技。為蘄春譜。不已迂耶。職官戶口賦役。零記不全。賸編難補。勉搜遺簡。剪彩為花。恐莊鳥

之。越吟無裨。楚畧而匡衡之漢。篋掩映唐。

祖之郢削。破觚為圓。不可少耳。語云。露

增山而土壤不讓。洿流不擇。義或右

乎地也。楚蘄錢糧數尊。王之賦也。

德美也。蘄州志備國史也。附以管見。

敬錄如左。答君之明問也。先民有言。

漢臣云簡中有韻。是晉魏人筆。不該誠之云。全五仕蹟。堪史故。堪為人史。云峴山碑已沒。叔子蹟猶新。可信。今後人為全五詠也。

與徐魯詹茂才遊草菴約

百歲流光悲來樂往飛蛾不息愛火恒燃而欲  
清涼脫離苦惱猶之銀樹開花鐵舟艤渡  
雖然病鄉作客回首無家既老思休英  
天中水在川中鳥在林中僧在谷中翠  
石骨于此叅尋佛不遠矣夫溝中之  
以作伽藍井裏之泥擲而團之可以  
乎

漢臣云從憂生之感說來方不是夢  
誠之云淺淺說自佳老衲見之未必始  
語

說

孔孟告老說

吾之所以樂有吾者耳目口鼻舌五  
使也及其老也五官積積然不我用  
吾矣孔孟者列國之耳目口鼻舌也  
委諸無何有之鄉老焉天之所以老列  
之老也列國於是乎不樂國矣

漢臣云孫樵劉蛻文字  
誠之云創說自確不言心者心統五官  
知先覺翻出耳

面壁說

達磨面壁九年。因而契道。其說如何。曰。心吾面壁。壁無知。吾亦無知。壁無言。吾亦無動。吾亦無動。久之。冥而為一。不知壁之為壁乎。壁面吾乎。吾面壁乎。因而澄明。是道無心。故面壁者無心。它人數之。知其九年也。它人觀之。曰。壁達磨不知其為達磨。達磨不知其為達磨。人熟視之。曰。達磨。達磨。不知其為達磨。達磨則達磨。與知達磨者為二。非道。知為

居

達磨與知壁者為三。非道。知為九年。則自九。自九數之。至百千萬億。將有百千萬百千萬億之達磨。亦非道。故曰。道一億之壁。壁何在。有百千萬億之達磨。

漢臣云。逼真東坡維摩畫像贊。但散行耳。誠之云。是西來真諦耶。且

獲珠說

吾獲無價寶珠者三。曰。無思。無慮。無營。循物自然。而靡所著。譬如孩提。歡笑儻才。裁非外熄。不愈于徑寸之珠乎。內省無惡。亦無卻。

日行徐徐夜臥于于如是而終靡有怨咨不愈于  
乘之寶乎目如罔明耳如罔聰依質抱  
無為有為有為無為不愈于連城之壁

漢臣云平寔指示省得酒德頌許  
許多填砌  
誠之云人人知之人人患之珠在  
為語得珠之樂政如夫子說樂在  
千古尋味

外傳

家貞九道人傳

列仙傳載仙家九丹八石吐納變化之道甚

人中不一二見也張子房學辟穀有願從

之語而詭辭非實事况其下乎淮南子

而易貌崩高而塞深呼吸風雨惟其

雖鑽老聃之石四十七年且不能究

七歲之道人吁可異也道人服氣食

宿祛邪原諸秘籙予不能知亦不敢

之高高高在上而已河海之混混中深

者積功之掌記行人興福之口碑而

曰道人姓呂名慈字貞九號桴菴即吾呂十二世

東萊公之苗裔也。東萊六世孫耕芸公出贅華亭之  
 于山蔡氏為華亭呂一傳大綸舉明正德孝廉二  
 見漢公以義俠聞三傳崑華公松郡廩  
 公浙秀水諸生五傳儀部儒士中調  
 道人道人覽揆之夕渭石公夢首輔公  
 茗茗後粹變為嬰兒方詫之手摩其  
 已報道人生矣于時鼻觀異香氤氳  
 非常人稍長讀書一日數行下文章英  
 火氣弱冠領婁庠第一走都會名籍籍江右

事物初畧官史小史楚辭註付之粹  
 川表異淮海記事唐人詠物詩及貞  
 之篋中未鏤也流氛擾擾中原多故  
 得志訪諸乩仙判云汝祖有夢問何夢  
 文貞也道人驀然省遂斷五葷遠房門  
 為文貞之事三宮正一法也貞九之  
 也正一大乘同也邇所見周雲岫道家  
 龍駕霆之術頗有異盍往而學焉學之  
 禮北斗為太上之金科亦孔門之家法每



散鬼食誦度人經一卷鬼喃喃有聲比  
 一月旁死魄遠人至不設食是夕  
 行路之人皆聞之于是齋必時時  
 人之禮斗散食者十而五矣法既備  
 人有疾金石不能治公治之有崇師  
 之有逝魂緇衣羽流不能懺公懺之  
 神不能除公除之如余所聞

臨頓路張君甫者家有一怪  
 重器毀成物開嚴關如強  
 飲啖殆盡他人或叱咤之  
 去塞諸溝涂好剪紙作禽

而下通里評之求治于道人  
 由已作爾市脯不仁故至是速改  
 之既而巳焉乃為之奏聞上帝懺  
 張手割者怪寂然胡伯夔文學  
 娶夢美婦數人闌入一室主婦尤始  
 每夜至日漸厄羸伯夔知其由移兒  
 床待之所夢無異越癸巳春兒忽  
 精血凋枯猶日月至焉胡氏自水  
 奉佛而伯夔尤謹迺延高僧結十  
 者亦隨眾唵誦不已家人竊喜之  
 作一日夢大士告曰汝欲覘作崇  
 見巴蛇長二三丈大于斗腰間腐  
 然其子夢如故相傳蘇城之同  
 地多伏尸胡居焉山東征將  
 下見美婦人隱現墻下且日  
 其從者又見美女珊珊然出入  
 投井中去僉謂蛇精諸部為怪道身禳之不效  
 請于道人唯唯予之刺伯夔懷其刺置兒床

頭曰此呂去師手書名氏也今夕不來則已來則必刈汝是夕夢果斷疾瘳伯夔忽夢前願復  
 巴蛇盤繞廳事者三楹棹尾二口來嚙人懼而竄有一道人  
 曰此蛇我能啖之二口而盡作星歸者夢亦同始悟此怪雖去  
 呂字非道人而何况宅基伏鬼原延道人上達諸天至夜放食時家  
 內出絡繹不絕越六日伯夔妻李電作金甲神謂之曰汝子病蛇精  
 頃已斬之東嶽殿前矣胡氏乃寧子妻顧氏母家時進香虞山得癩  
 復發喜居閭處床几皆背日光白書溺器八九具取其糞穢手弄之如  
 半縊於梁柱救乃得甦持刃斷指指二矣伊兄顧德生文學丐道人  
 二令捧歸焚服且告之曰呂法師何病者聞之即躍起既而道人即

道人于是奏啓帝尊作祭煉告斗洪是病者瘖默不交人言至此始降  
 初不欲死有好姐姐以徽纒環吾矣壇事竣見予弟得予夢通宅紅  
 自病房出云此地已不可居當他往姨老者稱王外婆尼粧而繫其頸醒  
 曰少者病人之姊妹老者病人之登鬼籙久矣二十年怪疾一朝蘇  
 徐鳴玉媳潘氏清明日歸寧虎丘家忽驚語亾父某附厥身回陽世  
 舉家信之一日二子往鹿城取帳兩兒今日幾罹人命蓄吾默救之  
 有取帳家攘臂出門而老病者已如如是三月翁姑來迎至夫宅  
 世音菩薩越數日又稱我上巳送之上方山又大言云我非  
 上方乃得道精靈以此女與我者纏綿久血氣奄奄待盡道人草檄付鳴玉投城

隍司約回半路而病者安妥如舊但沉睡三日方醒耳吳縣繡線巷陳某家突有

戲侮關帝土像司命木主移宜

沒無遺嘗出沒烟竈下以利刃

竄處枕簟間女婢見其一手如

半月道人為檄府城隍殄治之

遂寢王音六之妹適南濠周氏

下相染每來時院中另一世界異

丹美男子也日既久漸疴瘦道人

登山焚化是夜迹媳病亦瘳長

適倪氏為邪魅所憑神思昏瞢象

敦趣道人到家其魅猶豫不忍去

亦無痛楚聲將草牒押赴地司治罪

敢我去我去王遂醒臯橋金錫

門王氏未彌月為祟所縛詭云上

家夫人不復汝家兒媳矣公姑皆

夕不寐道人復汝家兒媳矣公姑皆

文學馬羽長之妹福姐年十七未

誑言五聖來往不時道人鎮以符  
逐遂絕羽長弟德卿家吳縣華嚴  
一作崇舞弄器皿啓閉窓榜或狗形  
一狀道人檄社神還治之甫下檄  
長洲黃埭里錫工薛某其妻忽為  
妖憑樹而下盱眙不復醒呂云儂葑  
順治二年為亂兵所殺今來此儂  
于城隍薛叩廟焚之未抵家病者  
汝求法師治我我不敢宿此  
其竈而去又長洲治前季若駒家  
什物初以為盜適竊去風魚一漿  
六夜仍歸原所而衫布之濕如故  
偷兒道人治之絕跡南倉橋  
運成物飛磚瓦射人潛身閣  
語道人限三日驅出境第二  
恚其家而去云且過三年來苦  
長洲文學周生於居跨塘橋  
稅辱妻孥母子三人同時經死精爽不亾晝夜現

狀生於館外方妻王氏時見半身或全身或黃昏  
 針繭以繩圍窆下厲聲呼始收  
 不絕母子都患虛羸十旬不起  
 云且看呂法師登岸病者便哥  
 棖頭若數人奔突走者未作  
 翼日道人為祭煉趨解鄰家女  
 上或驚或鷄豚或狗馬長短人等  
 駭人也生於家自此晏然黃埭  
 兄也子文孫室施氏新遷顧氏宅  
 巫覘之云屋下凶鬼多為祟所  
 檄當境土社云呂顧二姓交易分  
 業授人祖宗自應各歸其主何得  
 煽害貴司速押出戶各依子孫或  
 則煩移文轉會協力肅清檄下病者  
 相對泣吾等去即去房前千年蓋  
 物宜見還先是交易時蓋一本已  
 想未之知故戀戀耳嗣後病人櫛  
 蘇郡丞柳公室人患癩疾諸醫束手

道人各勸駕公衙治之翼日而安

長君別駕水蒼之元配病痰年高

宮章甫上而病者進糜粥半月飯

亦不靈命長子壽臣拜求符水即可

刻不欲生得符後下宿穢血斗許

西山妻張氏患喘三十年緣侍疾

靈符同日而可又從人沈血痢經

之半月後病奔走復劇聞道人在

號咷而來流血載途道人復不斬

門無病者矣病者之門有李氏矣

長卿內子季氏痛疽甚巧道人符

衣二人語曰吾儕苦渠不大而

我奈何一云且到十三日貫之

三日報愈月餘復種一瘡纔

所暮年對口疽道人符治之

安范正甫媳盧氏患口瘡勺水不入卜人云

鬼求度病在口口呪詛實招之來而欲威脅之去

乎非建醮解禳不可道人如

心章病者怡然出觀第四夜

矣沈在王徒跌而來令先結

子沈在王徒跌而來令先結

屈期道人臨壇作法病者霍起

孀妻熊氏亦病怯夜夢一人謂曰

貞九來日問弟觀其有呂貞九其

庠行法友也爰述前夢修刺而來

見奄奄明秋且斃知道人且復行

道人遴吉起壇拜表後病孀霍然

左右週視如無病人矣採蓮巷

發炎嘔瀉徹夜啼斷水乳醫人斂手

靈符請命斗宮而復李晉三母引

宵之姑病齒夜痛不休卜之謂有

間藥入口如奔流不稍蓄服無益

乃止而阮文卿母年近七患河魚

臥不寒而慄文卿戰然請靈符救

安如河隄之障屋雷也

患膨脹四年醫禱備矣不一驗子

前始為之禳星稍可閱五六日又

鬼小愈而半月病如故道人乃為

劉元帥符令日日服之一月而起

日伊女夢仙人云汝家旦日呂法師

用女巫彼來一巡必携一鬼宿汝家

用六巫留六鬼燭擾病身其能

水淨宅其鬼自奔且無一存矣

妻沈氏病怯瀕危且敦匠事呼天

為之奏斗禳解第二夜五更時忽

桃醫來診脉已矯健矣懸橋巷

又濂有志學道人也不知以何風

卷之八

賢聖殿前主者云看呂真人

何風

何風

何風

何風

年直咬心窩不合睫飲腐漿一口而已侍者病莫能與叔和無可如何來謁云儂已知無力挽回未審仙家有回生術否道人默然書符二通令到家高祝于司命家祠之前云此謂有冤對求雪望家神面諭生痛楚來日便起壇墀行諸者斲跟盡一晝夜叔和喜

患癩疾梳沐俱廢溺河

夙孽相牽當作善事和解

夜五更報可此春二月事也

作法伊母夢尊人兆顯公來告云

真人法力全康矣果驗

為禳解放食時見二無頭鬼訴苦

又庸鄰佑云順治二年大兵果殺二人于其

假山邊乃覈其姓名嵩薦之吾杏材之妹

門汪氏分婉後得羸疾一載鬼覓盈前索其

間有云若得呂真人超解吾輩或矜而釋之

威之杏材哀訴道人許焉擇吉尙遙伊妹復

城隍殿下與前鬼對簿有願解者有不願解

紛庭下城隍顧謂一隸曰呂真人既肯為伊

可暫折回陽勿容飲食俟有確音之

食醒來死已兩晝夜惟心窩少溫

啖維日不足至是喉間格格勺水

奔告道人與以二符一焚榻前一  
粥如舊 玄妙觀前張于椒  
半身腫痛麻木甚危時老  
云汝與張雲將妄保申甘  
皆當攝去矣憶曩時同  
人移牒挽回于椒偕弟子  
雲將忽張目問汝二人詣府  
汝兄弟跪化一疏城隍顧謂  
者宜讀讀竟乃諭汝兄弟云  
乃吾所掌還求太上為是且  
使者豁之引至旁署剖我腹灌我腸濯之良久稟  
云洗不淨矣署主云既不淨且去出門見二道士

相謂曰汝病已可速回家飲人參一云恐無及今  
我神思稍清痛稍止皆呂先生力也呂見重陰府  
如此盍再懇其牒牒之乃伏草乞恩  
謁道人云神明既云當求太  
徒牒城隍無濟于事于椒然  
湛虛亦同日告殞焉按陰  
日司手脚司有一體則有  
畏哉右治病

劉雲倬文學延道人禮並  
弟婦抱幼子出觀行至堂  
我讓視之不見乃向空叱  
射之痛甫定而所抱之子潮熱作  
我欲觀呂真人施食呼嫂相讓  
由我任身潮熱由我能款我當相  
三四品覺而治饌饗之愈又雲倬  
牛犬肉自出心裁巧為魚炙妻徐氏囚七中  
靈嬪氏呼雲倬告曰冥中為君喜戕生命我  
規正而手自烹治之亦成罪戾向拘冥曹今

自示欲食  
喜食

道場暫押回耳雲倬大懼問今何往答云往

且言同囚婦女多間有奉各神符命取釋者

知何緣得此良日晞嘘不自勝既醒弟婦一

知而雲倬自是禁宰生巧道人為為拔登

火光閃耀目力少昧判餅時有一元始普度

萬靈真語未曾持念其夜尤夢

士星冠鶴屨語曰呂真人示之

咒不可不誦出袖中示之取科

道人道入憮然亟取科取科

顧大驚著為例閻門

死入九年矣每附親女白

黃籙壇中終不得度癸巳尚

文昌社曉風殘月時馨之尚

室云蒙呂法師沈家鍊度已已

載來矣是日允兼妹丈俞以

室人在家夢一童子僧帽醬毛

日此吾幼弟也未成童歿中用僧裝

未歸故不認其叔云長洲王賓宇之父揖翁哀

威倍至七中作諸佛事求昭報  
人上章祭煉是夜夢其父執  
來所作無一用惟今日功

三日後復夢天上騎吏多  
書拔度凶靈四字詣厥柩  
去報本社中偶忘之未入適

于諸凶親併臧獲俱薦及  
下母氏未詳其由以語靖  
侯子震滋與女登官相繼

即伊對河岸也周室許氏  
乃其凶男女喜且笑曰

安樂所矣今與母氏說知  
橋楊子貞建報本社夜分伊母金  
父從外入匆匆衣裾不整口云法臺

語子貞乃香烟中斷也隣人丁某街半浴  
聲多懼而起撒食時壇下觀者聽河中搖櫓  
絕一時以為美談郡前錢晉臣附薦其凶

爾寧秋分夜夢與許遇於途

人紅字文書乞與我一

之如大貝南金焉那

時鄰人方乘夜涼當  
手魚貫行至宋門忽不

家施食適鄰人抱其  
抵家死通里人聞

或疑官府道經啓  
所見吳縣華嚴

兒張姓者從師命  
與吾兒總放食此子  
面獠牙虎賁而來鐵練練

叫痛法事畢乃甦長  
回時免道人拜表章總  
發云為薦凶事自練之  
世許會一夢以安生者  
曰吾得呂真人法力已救  
真人移文一角便放歸矣



夢其妻已脫然云 吳江金非  
先力未逮 匹者屢夢促之乃  
形神俱蕭方三日非聞之  
法師道力匹者咸獲利  
水岸耳法師補之何  
清明日補忽又附其  
某姐出來與語蓋室  
進未之知也非聞大

報夢于其繼妻陶氏曰  
死我矣意中尚生我乎  
上覺來告其夫聲音  
年乃立壇於回真道  
螢從臺前冉冉而過時  
異也螢非真何以有見  
云幽篋出現若密霧星  
氏夢中 郡守高公虔請道  
人思縲縛之囚難於疎柳弛鈕

信牌文令 匹過獄卒宣名 弔取  
公曰諾遣該胥查獄册自順  
弔出受食當夜有胥人  
某人汝得我鏹若干  
師放出須償我來亦右  
欠身或拱手者 黃  
人閉目作觀乳媪  
其不敬乃懺告于道  
內外宗親咸製冥衣  
新衣楚楚來謝乃知幽  
若是日在會攝召時  
數伸手求食冷汗通  
家池邊蓋張氏之宅  
投溺婦女甚眾風雨  
夜至是影駒絕矣 有懺  
楓橋吳玉繩生辰巧道人  
星像之上有大壁蟾如蟹  
不驚矚蓋巨蟹官辰辛未

卷之八

之驗祭煉畢有老臧從高  
家兩姓宗祖我一人承之  
諸親相值臺前責儂忘本  
幽寬并諭其主特為設

錢山銘孝廉為父教  
壇中瑞狀種種召  
斗母幡竿結猪頭

者三拜表時初度火  
神以婦女經事與觀不  
四十預修道場方拜  
壇此婦忽仆地迷眩

休云吾在龜前滌  
人者若也將鐵繼扣  
肉已破矣顧家橋周

奏兩月後遂姪舉一子  
儼恪越明年又一子  
甲午夏仲吳地赤旱當事禱

言于撫臺周公齋名刺登門

竹堂寺中章奏文移俱限第  
日夕露處高臺越三日雨如

民慶之有呂雨詩呂而  
冊葉者撫臺區日儒

世邑侯宋公曰道德寸  
啓于當道建臺禱越

今夏無雨入秋乃  
法臺半月粟粒不沾

五方龍王鐵牌井中  
誥是日迎至龍潭有童

嘉定孝廉陳義  
謁一真人傍有一

僧粧者邀往妙高  
石和尚者我也義符

人是呂遂委贊焉  
路中忽聞人喚云呂祖

之也仙云汝既有心學道  
來越水程問誰呂貞九也

子鄧尉山顧某占仙仙云  
不忍離見此香烟縹緲越

云然顧遂傾心領誨  
九晝夜時南翔鎮堯

示至是數日不降怪  
醮諸仙俱到護法

縣周文若家奏錄  
在家夜夢天榜已

當召至此地雲標  
年三日後呂籙帖

袁君常禮斗有年年  
四字驚喜云呂師

夜夢上帝召見云汝  
二十一日也二十六日

道人云二十一日義井  
奇絕右證果

予惟老子有七轉變景清生之

知所轉旋紫虛元君授真武以

統攝孔子之弟子施存者

神始有專主他若安期

城子胎煉之元有氣而

魅越僧全清善書符

碎穀稱蓋神仙之學

生遽臻高妙數者兼

金母拜木公其人者乎何

穀而啖百艸之花如資糧然

泉無所飲也。而能啖咒書符。

芘者多人。何事之偉也。

之妙。高峰峰妙高也。

咫矣。越明年內鍊。

訪道于終南之阿遇。

盍歸其所補之再來。

終南山。徒步數千里。

門弟子如其像。鑿之外。

觀者元時黃孤山之遺鳥也。道人鼎新之。

元帥於其門。為護法門。下沈景文丘公。囑。

純陽祖師孤山貞人。既。

題贈詩。幾覆屋壁。女弟。

雲標吳雲襟。雲招金雪。

家學大乘法。為立女。

女不相犯也。昔李昊。美。

古則不然。蘇轍以問本。

侮吾斷欲久矣。故鬼不敢。

人之多欲。而况人乎。世傳費。

鬼○嗣○後○鬼○竊○其○符○因○以○殺○長○  
求○于○人○此○則○符○也○救○人○而○

我○道○人○於○可○欲○之○醮○冷○

貧○家○縫○絮○袍○三○百○襲○以○

活○人○以○千○計○修○斷○橋○云

有○奇○許○姓○者○捕○鳥○者○也○

鳥○者○可○羅○者○也○心○者○不○

可○羅○之○鳥○則○心○勞○而○業○

徒○業○仍○予○之○資○本○十○六○金○嘗○曰○仙○家○積○功○

于○自○然○我○無○多○金○而○以○符○藥○度○人○豈○反○

賂○遺○耶○苟○有○餘○金○藏○之○

可○懷○而○鬼○不○可○盜○也○治

司○之○門○與○人○爭○曲○直○事○

姚○南○所○構○棲○禁○中○道○

哭○訴○于○當○道○凡○三○月○皆

家○館○穀○盡○以○供○二○人○不

戶○陸○思○橋○以○下○則○田○詒○上○

人○還○其○券○不○之○較○且○却○其○送○不

母分割也。拊膺自思，吾不得一

吏。勿為貪狡吏。與徐文貞

人者。徐文貞之後身也。

貞作相時，無能改于

固。神仙匹也。其後身

氏譜以純陽子為法而

交。故其現身為純陽子

世之聞其聲，譽其形者

怪純陽子出而淫厲，猶多何也。曰：吾知

為土石之鬼，憑于物為精，浸

人之小鬼，鬼有歸乃不

抑純陽子嵩道人二十

日渭曾祖曰延之，世

祥圖之子曰蒙正，三

亨亨之子曰夷簡，

著之子曰希哲，代為

曰好問，以太師扈高宗駕

由此好問之子曰本中，官修

祖謙為道人之十二世祖  
呂之為公為相者數人

嘗遊岳陽謁滕宗諒

亦稱回道人自日中

酒亦不必酒而一粒

燒丹符子可以活逝

可以詩朝北海暮蒼梧

人其回道人耶回道人

高將翱翔紫府不復與人世

### 為仙呂之世家也夫

漢臣云楞嚴十種仙各自  
不度人之仙佛人間無不  
功滿八百行圓為宗彼  
之利濟也薪齋此傳  
字尤是金丹妙訣

誠之云道人辟穀  
學仙之不驗又或  
仙去者大都類  
世而仍思度世  
十年秣斯民災  
全五弟詮次其實

隋司徒歷封武烈

於戲百六之季實產奇忠

比○則○亾○君○為○袁○劉○則○亾○友○

虞○漱○肝○剔○腸○自○濯○以○死○

者○也○維○隋○司○徒○陳○

江○左○晉○陵○人○大○媯○

如○貫○犀○狀○讀○書○一○目○

御○史○巡○視○江○西○道○有○

澤○中○隋○高○祖○累○徵○不○起○大○業○間○

戰○功○多○授○銀○青○光○祿○大○夫○尋○拜○

粟○帛○不○貲○煬○帝○遇○獄○沈○法○典○舉○義○

李○子○通○深○相○結○陽○討○賊○陰○實○據○之○

附○沈○且○拒○之○力○沈○醜○之○以○酒○遂○

爽○悲○立○青○霄○跨○彤○車○射○去○興○以○

之○大○驚○因○臚○公○生○平○

者○而○請○諸○朝○即○公○兵○

也○嗣○後○陰○兵○數○出○扶○

帝○俎○豆○于○今○不○衰○

圭○爵○者○咸○懷○反○側○心○而○

虞○之○日○忠○之○絕○也○晉○陵○為○



水公以父母之邦多方扞

歲能文章十八登進士

文之絕也矛鎚挺擊

刈賊無遺武之絕也

公獨鳩太僕丞元祐

陽信之絕也宇文化

效死勿去義之絕也樂作通兵

東下公造藝設奇以計破之謀

法興以曹瞞之譎張王允之師人

獨面折其奸無難色無遜詞辨之

禡偽吳之魄俾吳興一片地儼若

由唐迄宋宣和二年方鼠寇

以郡守魏憲暨州人

之額曰忠佑與唐之

烈公同一揆焉以此

來暨南唐保大年

氏武烈后張氏贊幽夫

淳祐四年郡守趙善防奏

母段氏懿德夫人伊氏昭

惠侯次子頽助順協應

引之以此思孝孝斯

名與日月輪迴功隨

之宣法師寺碑銘之

文斯絕已宋建炎下

東蕩蘇臺西屠京口惟君常田

羊犒之其首領一人拱手坐逝

雨作望城上皆紅衣巨人持兵仗

碧虛也以此思武武斯絕已保

柴克宏進禦之夢公告之曰若

若及戰風雨晦冥有黑卡

馘甚衆公得贈三世

斯絕已淮瀾毘陵公

偕在朱梁封福順王

宋咸淳加顯靈昭德

夫帝者通天人之辭真

木主曰隋司徒陳公之神

乃司徒也。以此思義義斯。

劫潤城。金焦二山之間。

犯境果降。巴酉夏潰。

他若敗王郢符裴璠。

約皆有陰符秘計降。

此思謀謀斯絕。已生。

百無良深衷。莫決禱其前。

夢公以神籤見。嚙每晨起。援所

日而成籤數如之。擊之巧驗如耳。

斯絕已。惜乎後之人。知其人之

絕。隋唐史多逸之。不傳忠

者。唐書沈法興傳中。

則順逆何分。去就安

不可以不辨。乃廢書

亾也。齊人之與正人

鼻息。一旦勾連叛

所官使者。此皆亂臣賊

邪說。而不知天道之終難。

章○章○心○如○鐵○石○封○綸○奕○奕○

而○已○陽○年○十○九○夢○

日○語○陽○曰○汝○為○史○畧○

瞻○其○上○陳○諱○杲○仁○

驚○而○寤○猶○懷○懷○若○啗○

課○文○吾○邑○忠○佑○廟○中○

羽○士○云○陳○某○也○陽○復○懷○

其○容○髣○髴○其○衣○裳○宛○如○夢○山○

巡○乎○白○龍○之○池○反覆乎員



